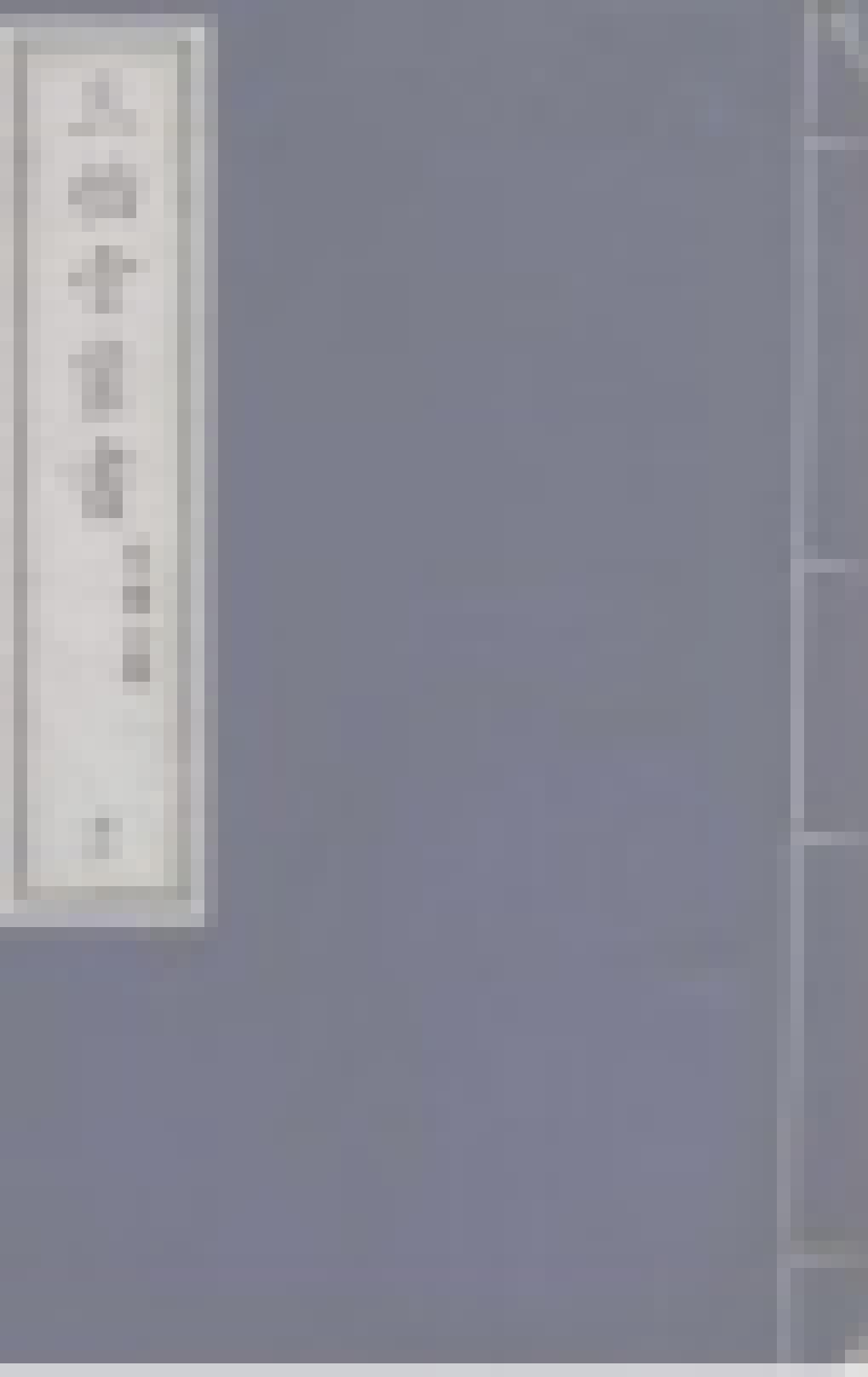


三怡堂叢書

圭塘小藁

十二



三怡堂叢書

主
塘
小
雨

周德宣署眉

重刻圭塘小藁序

張鳳臺

自古名人文集之流傳於世者雖由於茂實英聲光焰不可磨滅然其間亦有幸不幸存焉當其脫稿之初傳誦者愛同拱璧輒以先覩爲快迨厯年久而世局滄桑或門祚衰歇零落散佚不能復覩者多矣後之人卽欲拾墜訂殘存什一於千百亦戛戛其難耳元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許文忠公有壬吾相人也以進士起家數厯中外垂五十年文章風節見重當時生平丹鉛尤勤且夥歿後門人故吏哀所著至正集一百卷歐陽文公序之稱其雄渾閑雋淵靚深實蓋深許之也旋因哲嗣楨以忤權貴獲謫南遷

全集淪沒論者惜焉其弟有孚於行藁中收集散亡得詩文雜著二百餘篇爲十三卷又有別集外集三卷共爲十六卷見於有孚自叙及張棄二公序亦旣詳哉言之矣夫以數百年前鄉先達功業文章卓可傳如此乃不幸而等身著述一朝散失無以沾溉後學其幸而存者復緣家貧無力遂令湮沒弗彰寧非後人之責哉清宣統末李君敏修假鄒申甫觀察至正集抄本八十一卷僅付石印流傳無多茲稿詩文雜著視至正集亦多寡懸殊祇以力紬未克彙梓耿耿此心究何嘗一日忘耶抑余重有感焉當元至正十二年河南盜蜂起公時方以病歸里次年起拜

河南御史左丞時朝廷遣將出征環河南境運營以百數
一切芻餉皆仰給之公從容集事若平時然吾豫近年兵
匪俶擾不異往時鳳臺忝任疆吏爲桑梓負責亦相同而
時事多艱功業相反此則追溯昔賢益不能無愧色矣追
敢序公之文哉然當此蛙聲紫色文敝道喪之餘而先正
典型僅有一線之留貽則表彰之責其何敢辭憶昔方孝
孺嘗言唐之詩人莫盛於李白杜甫詩當時無序白詩
李陽冰於其歿後曾爲之序序之有無不爲二子重輕而
序者反託之以傳余今日得序公集或亦附驥之一幸然
諭陋如鳳何敢與陽冰比倫姑記其顛末云爾癸亥夏正

五月同里後學張鳳臺識

新刊圭塘小藁序

葉盛

相臺許文忠公有壬以文章治績著聲前元時其文章有至正集百卷歐陽文公序之既極其論而傳名臣者取以爲信矣所謂圭塘小藁亦出集中而可輯於公之弟有孚蓋公歿僅五年其子楨起遺南徙全集遂以亡逸有孚於是亟爲十有三卷又以其倡和所得爲一卷文過集得之於其友者爲一卷而其殘編斷簡得之野人家者爲外集一卷通一十六卷自叙以爲斯文闕失貽恨無窮也嗚呼有孚亦勤矣哉公五世孫太僕寺丞孟敬寶藏之其書歲久而殘缺益甚且外集又厄於假而不歸者矣來求引語

而將命工人刻焉予嘗以爲元承宋統寔當四海混一之盛而其一代彌文之盛繇至元大德循乎至正之間渾渾平洋洋乎誠亦不可誣已然竊觀於其大者如許魯齋姚文公元清河詩文述作之可見亦晨星落落耳而況於其他乎他如容城雪樓雲莊草廬道園吳興豫章諸君子雖間有傳者其間草廬諸經叙正論說特多即此而求之於今雖千百之二何有哉門生故吏之賢否雲祁克肖之有無後之君子爲此爲彼吾於是蓋有不勝其感嘆矣顧何意許公之後猶有圭塘小藁者在獨非幸歟就公初舉之同年言之今之盛行於世黃文獻集有閩浙二本浙

本之闕亦已過半而當時久專文柄之太史歐陽公其後雖在燕七年之作今亦無存乃若或歿或窮不過如丁文苑之徒則又可知矣吾慮夫貞集今雖盛行後數十年又安知其若何而自餘諸君之間里小生將欲使之遽能道其名字難矣文章云乎哉孟敬勉之或云昔者廬陵楊先生嘗舉至正集殘書對客言世好之詳不知其果然否孟敬盍思所以勉之亢宗垂後其尚有繫夫斯之外哉成化丙戌六月朔旦崑山葉盛書於上谷行臺

重編許先生圭塘小藁序

許有孚

故翰林學士承旨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兼太子左諭德
圭塘先生許文忠公往來特命爲中書左丞以不得行志
辭歸御史臺臣奏於上曰許有壬德兼體用學究天人正
色立朝誠心報主比居管轄之地益彰輔弼之忠誠所謂
臺省老臣中外具瞻者也爲御史中丞歸臺臣又奏曰中
丞許有壬謀猷聞望爲國老成德業文章超出時輩立朝
大節厯厯可稱其在位也竭忠礪節冰蘖自持扶持紀綱
表礪庶府抗論不阿於權貴嫉惡尤過於往年誠不負聖
天子眷注之隆中外具瞻之譽玉音嘉納寵錫頻繁此天

下之所共知初不待於劣弟之論及文章特餘事耳但平生性稟經籍外無所嗜好世俗所重可以爲子孫計者悉不存於胷中昆季間恪守先公之訓而終始不渝者公一人爾故居宰路韋布不殊幾務方殷著述不廢况閒暇乎門生集錄成一百卷名至正集同年歐陽公爲序可必傳者已當時翰林太常院國子監俱移公牒各求一部貯之書庫以備徵討以淑後學先生謙讓未遑也諸生亦繕寫工畢不幸值先生捐館有孚亦以議禮忤時宰意遷守相州道路阻修不知其後還送上官以遂諸公公議否昨聞猶子太常博士楨忽遭起遣倉皇之際輕身南行書籍家

質悉皆棄擲至正集冊帙重大必不能顧藁亦併亡使先生平生著述淪沒無聞深可痛惜然而竊聞軍中多具眼者斯文天相或遇知音必不毀棄苟存全集未可知也行橐中止存昔者應酬諸人所謂圭塘小藁而有孚爲序之本幸無失墜力疾編類得賦四古詩二十五歌行十二律詩四十四絕句三十五序十八記十六碑志十一贊五銘二辭一題跋六文一長短句六十三總二百四十三爲一十三卷酬贈及見寄有孚詩文贊議跋銘傳記長短句共八十五爲別集上緝獻可出其先世所收文過集并林廬記遊詩文共九十三爲別集下而其殘編斷簡得於倚尖

野人家者爲外集一卷繼小藁後并目錄共一十六卷以示子孫所謂存十百於一二也嗚呼惜哉昔祭酒宋本誠夫之歿也弟顯夫以其文求公序公極美顯夫能以其兄之文著於世傳於後可謂能弟誠夫可謂不死今若此豈惟負父兄之訓而他日亦何面目見友朋於地下乎況文集之外如漫錄漫總二書又皆干係朝廷政務登載用舍人材將來足備文獻徵考今亦喪亡視顯夫爲愧尤重嗚呼天地有窮此恨無窮也痛哉痛哉屠惟作噩春二月既

望弟有孚引

集而不具錄者也主塘者先生別墅也先生幼穎悟先公自教之燭庭應對詩文立成嘗待游見古碑命往讀輒背誦以復同行驚其謂偶然故試之始信甫冠入京名譽日起未幾擢高科登顯仕著述不廢精敏絕人門生彙爲至正集歐內翰謂雄渾宏雋不可以淺見闕有孚仕南臺見江湘間得片文隻字什襲傳玩至有假託以衍者遐方好事不憚請求然卷帙浩瀚諸生應酬不給有孚得先生所輯名圭塘小藁卽至正集而不具錄者繕寫以應之其居禁近省臺論天下事凡見章疏嘉言

譏論具至正集方貴顯時何求不獲而獨留意於文翰今
年七十四杜門却掃聖上念老臣優全祿仕子官俾得安
閑至於親朋懇求亦有不免孔子曰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其識趣爲何如昔子由序東坡和陶詩曰轍少而無師子
瞻旣冠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夷攷其後宦遊四方中被誣斥
睽離之時多從兄之曰少如有孚者不敢竊比前賢然亦
承命而師三十年不去左右開發成就固已不少而憤憤
庸庸學不加進年將耳順跔伏祠官步武且不敢仰視而
况文章道德之懿哉他日將何以見先公於地下日月逝
矣雖悔可追託名集端因以志愧至正庚子中秋弟申憲

大夫同僉太常禮義院事有孚序

圭塘小藁序

張翥

昔人論文章貴有館閣之氣所謂館閣非必掞藻於青瑣石渠之上揮翰於高文大册之間在於爾雅深厚金渾玉潤纖若聲色之不動而薰然以和油然以長視夫滯澁怪僻枯寒褊迫至於刻畫而細放逸而豪以爲能事者徑庭殊矣故識者往往以是概觀其人之所到有足徵焉本朝自至元大德以迄於今諸公輩文體一變掃除儻偶迂腐之語不復置舌端作者非簡古不措筆學者非簡古不取法讀者非簡古不屬目自此其風聲氣習豈特起前代之衰而國紀世教維持悠久以化成天下者實有係乎此也集

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安陽許公自進士高等接武而上厯侍從膺藩宣典內制佐政府出入中外四十有餘年其牢籠萬象漱滌芳潤總攬山川之勝與夫推之經濟當世者何莫非學其所取數多其用物弘故其所發筆力有莫窮其倪而儻迤曲折且不它蹈則夫冠冕佩玉之氣象信得而徵之矣公大全集凡若干卷簡而出之爲詩文樂府若干卷題曰圭塘小藁圭塘安陽別業也公之所休逸也花竹泉石超然林壑故以命編云契生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張翥書

卷之三

河 南

新 紙

書

官

圭塘小藁目錄

卷一

古賦

迷樓賦

賦

弄田賦

賦草木八首

鬪驅賦

賦

三臺賦

賦

卷二

古詩

神仙避暑以陶詩爲韻十首

謝吳宗師寄鶴氅衣

陳芝田寫余真

和林春野見寄韻

二首

宿臨湘贈誠之監縣

李中丞椎結

次韻記圭塘草木

八首

寄歸彥溫

歌行

應制天馬歌

題友人所藏明妃圖

行建德縣民有訴作橋罹害暑作徒杠行

賈客樂

喜逢口

赤壁

雪蓬歌

哀棄兒

可行印章

未央宮瓦硯

吳宗師以畫象送行

對吳宗師象

卷三

律詩

沙湖道中

田家對雪

夜至魯港

荻港早行

夜行潤陂

神仙雨

登後山觀湖漲

晚過韶州

橫浦登舟

上京十詠

尋梅

水木清華亭宴集

送馬明初教授

壽李秋谷平章

送黃文復歸長沙

宿高竹樓別業

九日登石頭城

題昌平劉諫議祠

朱都督碑

神仙卽事

和謝敬德學士韻二首

登岳陽樓

黃陵廟

過湘潭

祝融峯懷歐陽原功

次王可矩石司韻二首

題段指揮書林

間居雜詩四首

和傅汝礪韻二首

卷四

絕句

題木唐卿孝義參

琳宮詞次安南王韻二首

織錦回文圖

杜子美象

賞心亭

牛背觀書圖

畫馬

丙吉問牛

和康里子山韻

李陵臺

上都歸口號

信筆

冬夜卽事

行縣書所見

謝祐之桃花折枝

令狐學士金蓮圖

神仙雜詩 二首

次黎東山鳳棲別墅韻

二首

都門柳

書所見

二首

夜次館陶

林慮南樓

題龍遜甫耕雲堂

寄董仲達

二首

卽事

二首

春日漫述

臥龍圖

蘇彥良西墅堂

卷五

序

文丞相傳序

五峯文集序

大一統志序

編目書法序

秋谷文集序

吳宗師挽詩序

張文忠公年譜序

忍經序

國朝名臣事略序

宋誠夫文集序

春秋集義序

春秋經說序

琴泉先生詩序

智子元越南行藁序

張雄飛詩集序

成中丞詩序

宋顯夫文集序

文過集序

卷六

記

懷坡樓記

雪齋書院記

魯齋書院記

馮氏書堂記

卷七

記

鯨背橋記

陝西行中書省題名記

晉寧路鄉賢祠記

龍德宮記

上清儲祥宮記

歸來亭記

廖氏園亭記

卷八

記

河南省左右贊治堂記

公生明堂記

林州同知孫丞事去思碑

彰德路儒學營修記

遼山縣儒學記

卷九

碑志

曹南忠宣王神道碑

曹南忠宣王祠堂碑

暢文肅公神道碑

五龍廟碑

勅賜興元閣碑

武昌萬壽崇寧宮碑

卷十

碑志

馬文貞公神道碑

怯烈公神道碑

阿塔海牙公神道碑

葉先生墓碑

萬公神道碑

卷十一

贊

文文山畫象贊

程雪樓小象贊

澄上人龍贊

雲林小象贊

如愚先生畫象贊

銘

守約齋銘

亦山堂銘

辭

呴八石哀辭

卷十二

跋

織成宣和御書

重刻羊祜碑

題顏魯公墨蹟盧侯帖

陳尙庭告

題

題歐陽文忠公告

題李士誠持信手卷

文

武昌新居上梁文

卷十三

長短句

水調歌頭

沁園春

木蘭花慢

摸魚子

水龍吟

賀新郎

滿江紅

漏庭芳

望月婆羅門引

江城子

行香子

南鄉子

臨江仙

鵲橋山

蝶戀花

漁家傲

太常引

清平樂

憶秦娥

菩薩蠻

浣溪沙

如夢令

圭塘小藁卷之別集上目錄

三怡堂叢書

節次所得圭塘先生酬贈并見寄詩文

太常升官

漫述

次來韻二首奉寄可行賢弟一笑

圭塘獨坐有懷

題可行太常人海浮槎齋

送張因亮鍊師并序

曉窗月明漫述

饋糟梅

題可行所藏米元暉雲山小景

幼菴送新茶蒲筍以詩答之兼簡太常弟過目
和可行展省歸過圭塘卽席韻

莊之淵昆季治具

圭塘小酌廷彥不飲故諷之請可行和韻

秋露白酒熟

龍舟待宴并序

社酒治聲

和可行都司韻

二首

庚寅麥疸清明大雪

二首

僮屋爲大雨所仆歌

太常侍皇太子奉旨春祭

歎衰憶橘二首

觀家人治蠶

不寐聞翹香

伏日觀楨輩作秋露白麴蘖

促楨釀酒

女孫彌月

枕上信口有竽和詩二首附

卽席奉和偶然記得僭附於左

蒲萄酒露

寄可行二首

寄菖尚書才卿

郝信使附雁足詩

謝賈知府畫鴨

寄觀國賓

詩莊

訴筆

促可行歸

贊

可翁自贊書

楊和卿畫像贊

相監司彙冠贊

脫御史彙冠贊

講議

端本堂進講

跋

賜幹樂右丞節用二字

記

竹軒記

筠齋記

三塊別集上目錄
菊莊記

樂閑堂記

傳

馬栻傳

序

涇陽侯傳序

長短句

沁園春

三首

水龍吟

二首

綠頭鴨

二首

水調頭歌

鵲橋仙

南鄉子三首

念奴嬌

春從天上來

太常引

千秋歲二首

鷓鴣天二首

浣溪沙

柳稍青并有孚和韻附其七首

失一首

圭塘小藁別集下目錄

三怡堂叢書

文過集

和虞伯生韻

和謝敬德韻二首

病起漫述

張禮部溪山真樂圖

次韻二決明義

立秋

次虞伯生跋馬伯庸詩韻二首

養馬戶次伯庸韻

省中對雨獨坐

送傑古愚上人奉詔歸山

寄趙秉彝

七夕露坐

紫菊和虞伯生韻

馮致遠畫卷二首

次仲野堂

題宣和風雨孤舟圖

題趙幹江樓風雨圖

崇真宮葵花

答王仁甫

二首

汪叔志堪老園

送朱主觀之任東萊

次韻君謀晚晴卽事

喜聞可與弟至京師

題詩藁

和友人北苑馬上

思歸

連雨有感

次賈伯堅左司寄來韻

四首

題梨花鸕鷀扇頭

和蘇伯修侍郎寓居雜詩三首

北苑馬上四首失一首

分省大硯

代書寄可行弟十首

和謝敬德學士雜詩三首

圭塘小藁卷一

三怡堂叢書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古賦

迷樓賦

子總鹹政廣陵禱雨雷塘掾曹汝霖從歸途說江
都廢興荒煬始末周覽山川闔闔樓居之盛而又
及迷樓焉傷而賦之其詞曰

有樂不縣積塵斷絃有美不御老醜備前於是前星晦乎
其無光少海一變而爲田矣天厭隋祚憂不在敵胎於心
腹成於肘腋以五子一母列據雄鎮爲可恃而不知大都

偶國爲禍之尤劇方荒燭之好學接士也固莫辨其真僞
及其留麗華而怒高熲則惡緒已暴於中外惜猛虎之不
知竟爲毛間蟲之所噬黃腸甫湊金合已賜麾聚居廬龍
飛天位弛然自放於九重之上天地萬物無一物之可畏
遂肆心於巡狩傅粉深宮笑江東之諸帝車轍馬跡將徧
九州北巡榆林旣讐其酋耀兵河右瀆武東陲引沐水開
邗溝置離宮造龍舟伊江都之勝麗詎一豫而一遊天亦
厭乎我民欲一旦而盡劉百萬億之蚩蚩乃生項昇之巧
萃倕般於心匠委財幣於電掃按圖綺構不日成之璇室
愧陋摘星笑卑傾宮謝侈阿房讓奇章華姑蘇撮土何施

建章柏梁廣猶可嵇叔寶三閣華而不微軼古罔後舉莫
我夷於初靡曼於粲珍瑰寶帳散愁而延月複室酣香而
忘歸辭晝夜於多景鬱烟霧之霏霏晶熒奪目孰辨遠邇
繁紜掎足曷明東西巢燕亦惑乎網戶車羊尤眩乎竹枝
弄臣肆誤以資笑阿嬪雖習而猶疑入者罔識其所從出
者莫省其所蹊一蟻逐肉林之臭一峰憊花島之飛蠅遭
拍孚而醉不可解舟入溟涬而維無所施又如鷦鷯不能
悉鄧林之樹小鮮豈蝦窮滄海之涯俊娥熟何妥之車錫
名寔來夢之兒下俚稚女孰究其姓字如侯夫人之死者
蓋漫不知吁嗟獨夫心蕩神疲尙能名之可謂曰迷昔在

帝堯法宮是作舜闢四門以撤壅遏明堂政令辟雍禮樂
究義資訓德修罔覺遠不軌與不物寔儀刑之攸託三苗
義和昏迷致兵政教不迷在書可徵威儀卒迷詩具刺懲
盤孟几杖微且有銘異哉茲樓以惡著稱謂真仙亦迷於
此地何處通突至不迷于厥行向使中原無叛天復假齡
殆將作七千五百里之臺而盡迷天下之蒼生矣人不知
過或肆無忌苟知其非敢作而遂觀其引鏡念頭頸之且
研觀天識圖儂之將至既灼然而自知乃確乎其自弃蓋
柔終而無改過之勇厚極而有難聞之蔽迷於心者若是
其大迷於樓特其細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樓傾土平傷

哉蕪城乃爲之歌曰蕪城蕭蕭兮草離離繁華斯盡兮瓦礫不遺昔之迷不可復兮無俾世迷

弄田賦

元統甲戌有壬承之中臺當與議農政因語農官上林隙地可規治墾五穀若古弄田皇上機暇監農不易迂而實切其說既不行且有竊笑之者噫古制之不復者多矣豈獨是耶感而賦之其詞曰王政之大無以加於農乎林林總總以食爲天茹飲俗變稼穡興焉唐虞至聖命稷是先蒼姬八百年之王業寔基於生民之篇炎劉去古而未遠貽謀亦慎乎其傳未央宮中不事流連樹軄有地是謂弄

田謂昭帝幼冲未能親於帝籍鈞盾近省姑試耕以爲劇
何考信之不覈致流傳之昧實蓋祖宗爲敦本而設雖日
遊弄而亦不忘乎稼穡也天下之治生於敬畏目擊之頃
知農夫之艱難粒米之不易有不惕然而悟凜然而惻者
乎其爲弄也非奇技淫巧以斁常也非狗馬遊獵以導荒
也非鄭衛哇邪以塞聰也非妖艷靡曼以作矇也非以人
爲翫若董賢鄧通也曰底天廟土脉膏滋爰驅殼餗倣載
其時耰而人立甚險竿之嶮危播而子落若淵客之珠璣
人牛前逝牽石後隨又如跳丸之飄忽走索之飛馳俄青
倏覆平畦畛何眩人之能爲惡莠亂苗尤務去惡俄穎俄

栗挾挾其獲蓋始於舉耜而終於鉉艾莫不可翫而可樂
併顧優之穀狎器物之不軌魚龍曼衍之鄙吞刀吐火之
詭何足以辱天視之一睨哉若稽耕藉有國大教王后供
種太史播告秉來一撥朱絃有耀神倉鍾藏冢宰舉要所
以勸農民供齊盛而事天地與祖廟也三代共由之大典
百王不廢之要道何周宣中興之哲王乃不籍其千畝至
形號文公之譙則江東之未暇又無足與校也開元之盛
種麥苑中太子侍登治並古隆是亦弄田之遺意惜其有
始而無終於惟我朝登三邁五南郊畇畇有田千畝大臣
代耕歲事修舉而齋宮尚稽於享醴跡未親於舉武是

以奮庸之士拳拳有希望於復古昔周公之相成王也書有無逸詩有七月知稼穡王業之艱難不顯文承武之謨烈率婦子而親觀宜詩人之播說臣願割苑中數畝之隙俾從事於播種備春秋之遊豫淳未央之名弄然後講三推之儀明五禮之重臣敢陋潘岳江淹之賦復有周之雅頌也

鬪駘賦

元統甲戌九日上幸後苑觀鬪駘有王適有奏對獲遂一觀退而爲之賦曰

于嗟乎馳爾軀孔碩爾能實多龍斯天矯山斯嵯峨生鄙

善之絕域。邈流沙而迅過日三百。猶跬步輕千斤之負駕。
方炎風之煽毒劇。殲人於札瘥爾。乃卽沙滅口。警候靡譖。
度積渴水口塵莫。咤迹踢而鑿。涓涓盈科其或修程阻艱。
芻秣罔繼。渡延茹銜糾纏。堅閑浹辰無饑。萬里不遑校地。
用之凡異茲。寔氣稟之尤異者也。蹠不介甲。踏鐵其堅肉。
鞍嶮嶪。雙峯蟠聯復有傑出。一峯巋然力倍恒品。直當萬
千其窮莫扳抑之。即從彌耳伏地。屈足漏空。累乘駢坐。奚
婢塞童毳繩掣鼻。自西自東。昂首噴磣呼圓。生風翠釜之
珍。其忍取供流瀆。甘馥馬酒釀。釀墮毳紉緝褐被。域巾風
土既習字。育日豐板襁。其雛稚子。茸茸治銅象形。僅得其

槩疥不嫵媚劉文適類景純著贊論功遺大歷唐及宋紀述未備皇元御天西北首賓天笠效貢泉渠空群魚魚連連列廡雲屯千乘萬騎灤水歲巡負鼓先聲服箱後塵皆錦模糊絡珠璘靄鈴鐸殷地旌旛盪雲開闢而下有國之有駕者未有若我朝之殷也牧橐分職秩浮令丞負重致遠人知其能有知其出拔之奇搏擊之精者平苑草未凋風日清美九重機暇鳳輦蒞止俯察品彙縱觀物理虎賁執繩兩兩相睨騰蹙傾奔砉欻徙倚待怒氣之既盈俄侵凌之漸邇脫羈發縱勢邁角牴始齧頸而躡躅復摩肩如委靡乍分立以邱隙遽挑釁於駟駿飄忽若風燕盤旋如

磨蟻割然踴躍人立對起波湧土墳雷轟電駛持久跔跔
勝負未決貂璫聲援陞楯皆裂餘勇雖鼓虛驕已竭嗟兩
雄之相厄卒不追乎一蹶勝者植立揚揚自慊主矜調擾
望拜蹙躊天爲懼噓賜沓繪帛嘗聞單于祭三龍祠以是
爲樂龜茲觀七日戲以占耗息今始得以驗其說鄙哉季
郈介金其鷄杜鄴走馬時在側微開元南面何取於斯顧
羽毛之瑣瑣瀆黼辰之巍巍而登床之舞馬亦不過示異
於宴嬉又孰若大逾犀兕猛軋虎羆可以鼓飮飛之士激
羽林之孤者哉小臣在列顧瞻震栗悸定而憚氣塞而釋
目隘而豁足痠而力歸來人間塵土坌集袋馴白唐籠飼

促織黃雀山鷗種種有敵下里何知小兒方劇觀於海者
難爲水曾何辱乎目擊然臣有芻蕘之言增渤海以消漓
大小雖殊玩物則一惟吾皇遊六藝之圃徵勝負於往昔
愚臣一第非手搏而得視試下爲期門之徒亦粗可以備
顧問而陳得失也

三臺賦

至正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有壬偕明初馬徵君遊
三臺明初有長句既次其韻永歌不足又作是賦

其詞曰

歲癸未秋九月霜清寒薄天宇澄澈塗無長泥庭有積葉

高陽子逸興作呻畢輒趣膏秣事登涉壺清露之芳醞從
白眉之佳客乃渡清洹稅駕乎鄴覽山川之形勝弔陳迹
之未滅客乃指顧而告曰子亦見夫三臺之截辭者乎水
井峙北金虎距南銅爵巖巖中立而三若稽作者振古所
慙欲祛我銜不能縷談子亦欲聞其凡乎高陽子曰嘻昔
有塗巷話古事及漢季小兒聞曹敗則大喜劉蹶則顰蹙
而出涕蓋人心天理之所同况怒其人而履其地因其跡
而聲其罪不亦宜哉客乃言曰吉利之生姓不自知由嵩
已冒夏侯何稽舞戟禦捕啖葛如飴誑叔以疾拒客以泥
睥睨一世岸然肆欺雖橋何之見異卒莫逃子將之譏謂

興義以寧國致羣材之景隨爾乃刼遷乘輿地尊天卑彝倫攸斁大厦以墮及乎袁尚既敗審配亦摧黃星斯應赤精遂微入鄴領冀州之牧申天植不臣之基慮幾人之稱王乃居之而不疑幾簣幾杵成茲崔嵬子午梁貫愈出愈奇三山鼈戴雙闕鳳飛連臺複道相爲蔽虧累動山積周軒雲齊陽宮冬熙凌室夏淒審曲面勢有巧無遺衡漳浩浩乎其北隆慮靡靡乎其西收千里於寸眸萃萬景於一時卷山河而匪席指風霆其在頤應劉王徐倡酬諷咨登高能賦家有陳思父子放志欲長若斯天道惡盈樂極則悲無以弱之季豹顧婉變之蛾眉語託人而哽塞惟泣血

之連泊痛富貴之長違遠盡露其情狀彼一床之八尺客
幾許之總帳要脯糒於朝晡競聲樂於朔望分香衣而造
履組舉瑣瑣於屬纊其橫槊賦詩之雄發壁弒后之威奄
忽而俱喪匪不及乎篡代丕蓋默定於主鬯鎖諸妓於幽
闌望西陵之莽蒼念舊寵而興悲抑茹怨而自愴霜鴈訴
秋露花泣春宰木行拱几筵有塵哀絃急管其聞不聞事
往跡存如惡不泯夫以精舍二十年之規欲媒蘖萬年之
爲君不知司馬家兒已瞠乎其側而耻於附其翼攀其鱗
也徒爲趙燕魏齊之張本因之增侈重困乎吾民幸疊障
之不鏟俾表惡於無垠今吾與子效小兒之顰蹙申欺孤

之公議傾壺中之清醇澆胸次之魂磊且以醉漢室西征
之將軍魏家創業之武帝子以爲何如高陽子聞而笑曰
瞞乎瞞乎如客之言則爾之罪窮天地亘萬世而不可貰
矣然誅則以心論言不以人廢乃歌其歌曰對酒當歌人
生幾何憂思難忘唯有杜康於是引滿竭壺興盡而返回
望三臺渺蒼茫乎醉眼

圭塘小藁卷二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古詩

神僊避暑晚行田間用陶淵明平疇交遠風良苗亦

懷新爲韻十首

田塍晚獨策及此時雨晴東畦與西疃决決流水聲豐年
已足歡清風復多情歸來藉草坐濁酒還自傾不用澆魂
磊我懷無不平

寢迹非絕世雅志便林丘青山足一至勝處靡不遊意適
輒忘返茲焉夏已秋遙遙目力窮青青盡田疇迷復幸不

遠歸欵無異謀

脫身豪俠窟里悵緜新交愛其心無寃不較醉語謾生兒
更有教治地盡肥燒禾黍已在眼爪蔬早登庖愧子良已
多況敢希由巢

浮生苦無悰道近人自遠重外樂徇身遺世幾赫咺老農
初不知遑遑歲年晚清晨負來出日夕行歌返悠悠千載
心它人莫予忖

落日照我影屢然溪水中涼飈動絰衣勢欲凌虛空顧之
一大笑與爾將無同昔也爾何達茲焉爾何窮莫道山林
陋乃有黃虞風

昔人植松栢映蔚彌崇岡不爲朝夕利千載當自長植槿
非不榮我圃因之荒白髮走畏途修馬非良桑榆賴非
晚此樂且無央

靜念少日事躁中劇揠苗欲令千載淳反之在一朝斥鶴
不自量上欲搏扶搖世怒任育俗林譏愧清謠傲骨日已
長及辰事逍遙

淵明昔歸休開歲纔五十我雖年近似我道慙十百兼金
與尺璧敢取儕瓦礫緬焉動真想迅往孰誘亦庶幾歸田
園千載可同迹

我聞昔桃源民風近無懷茲山亦深窈中有讀書齋但絕

車馬迹不惜雲烟埋旁園靡靡山上蔭高高槐聊以永今朝得酒後無朕

我髮日以變山色日已新舉杯試問山古今閱幾人我非山主人聊爲山之賓杖可入幽險詩能寫清淳但恐我它適山乎爾誰鄰

謝吳閑閑大宗師寄鶴氅衣

逆駢欲遺世異服事繆悠恭也差可觀未是真仙儔因服究其衷有懷小竹樓一時示蕭散千載瞻風流鄙人冒矣紫因循成白頭衣錦不尙絅褫帶宜承羞歸來作褐父敝縕寒無憂老仙獨不棄謂可同真遊解衣違衣我意重千

金裘高義固多感濁骨難崑丘披之焚香坐世虛忘蠶漱
神仙未能學願學王黃州

陳芝田寫余真對之小酌戲成四韻

今日我與汝相看各華顛亟呼尊酒至我飲汝茫然忘年
我長往酒但醉汝前悟此一大笑沽酒休論錢

和林春野見寄韻二首

山中真可樂經旬無客來群材足楩楠小臣甘草萊君看
倦飛鳥投林不徐徊咄爾迷途人徯徯自紓回海鷗久已
狎鷗鷺復何猜秋風看木落春風看花開既種子猷竹亦
有逋仙梅先生可休矣大夫亦賢哉高涉雲漢闊蹣跚距

能陪尙可學采藥談笑到天台

又

士生如大木皆欲架明堂寧知施用處用圓吾乃方歸來
何所事琢句敷腎腸既爲煙霞痼復作花月荒一壑今已
專萬景身可當山空白石爛雲盡青天長故人遠相慰魂
辭聯夜光一展發瞳瞳再誦鏗琅琅貞松無冶容老桂多
古香三復如見君歲晚誰能忘

宿臨湘贈誠之監縣

北風櫓聲乾晚泊斷磯下雲岫浮修蛾霜空入平埜鳴雁
無處尋落日不可畫重岡護巖邑百里寄民社藉甚賢大

夫居然魯恭化豐年足梗稻沃壤滿桑柘我如無心雲底
事勞候迓爛醉得詩歸江山非傳舍

李伯徵中丞奉東宮命作椎結請紀其故以百字頌
而祝之

總角習義方結髮事明主櫛縱芻且貂勤勞幾寒暑青皇
一顧中遂與國人伍區別垂鬢雲歧分戢鴉羽昔我秋谷
公廡搔淨寰宇象賢寶無愧冠服儼前矩願言壽而康三
握勿爲苦它年麟閣上雪鬢照簪組何用拭肝石道貴隨
所處老我任飛蓬歌詩美繩武

次韻可行記圭塘草木 八首

吾家青牛君伯仲龍矯矯不似丁令威暫來立華表鬼神
護斧斤風霜幾昏曉摩挲左紐文曾見陸爲沼

又

徂徠以多賤吾圃斯拔萃遠從它山移清與幽境會樂天
才四十栽爾已興慨吾年六十三方期翠成蓋

又

長公有名言不可居無竹僕僕斸蒼苔森森植寒玉聲來
書幌清陰入酒杯綠何須更晚食此君足當肉

又

蒼官昔多事乃與群鳥鄰何如在圭塘亦勝居神因老根

已作石霜皮不成鱗不用歎不遇參軍能寫真

又

朝來花斬新暮雨墜紅濕藤蘿助奇觀羅帳層層碧昌黎
性苦隘政爾要蒙署一笑問秋平還能誨人奕

又

披披青羅扇敷陰圭塘阿夏窗雲影薄秋枕雨聲多翰墨
聊復爾風霜其若何休敎近湖石掩映美人歌

又

人生念慈親堂階多樹萱忽隨靈椿化冥漠俱高騫此憂
詎可忘肝摧不能言對花差自慰白頭還抱孫

又

昔人避秦亂川原多種桃我幸遇明世栽培胡自勞看花食其實爲圃豈不遭踈懶強鞭策猶勝宅不毛

寄歸彥溫

林廬吾郡山棄之來浚都子實浚都人乃得居林廬出疆心載質浮海或乘桴聖賢義有在并介迷殊途靜言復自咎九微有不渝袁閑築土室苑粲安一車六月擁裘卧異世真同符何當雲壑裏添我一茅廬

歌行

憊制天馬歌

臣聞聖元水德正色在朔方物產雄偉馬最良川原飲數
幾萬萬不以數計以谷量承平雲布十二閑華山百草春
風香又聞有駿在西極權奇俶儻鍾乾剛茂陵千金不能
致直以兵戈勞廣利當時紀述雖有歌侈心一啟何由制
吾皇慎德邁前古不寶遠物物自至佛郎國在月窟西八
尺真龍入維紮七逾大海四閱年凜京今日才朝天不煩
剪拂光奪目正色呈瑞符吾玄鳳鬚龍臆渴烏首四蹄玉
後璧其前九重喜見遠人格一時便勅良工傳玉鞭錦韁
黃金勒瞬息殊恩備華飾天成異質難自藏志在君知不
在物方今天下有道時絕塵詎敢稱其力臣才罷鶩亦自

知共服安輿無更軼

題友人所藏明妃圖

臂香骨沁守宮膚
金鎖重門怨銀鑰
深宮有眼不識春
晝長時聽雲間樂
平生所見惟監宮
今朝豈期見畫工
君王知畫不知妾
薄命已分如秋蓬
黃沙漫漫天無窮
驚飈吹老紅芙蓉
穹廬明日又何處
此生遂負南歸鴻
和親納侮號上策
建議詒謀裏敬責
妾身雖苦免主憂
猶勝專寵亡人國
關山寥落夢亦迷
嫁雞正爾隨雞飛
人間生女莫望貴
只可近作田家妻
琵琶聲斷霜天月
青塚至今青不歇
後來却有蔡文姬
千古胡笳辱哀拍

行建德縣民有訴作橋罹害者作徒杠行

霜餘溪湍息奔闢農隙維時梁可構往來恐有病涉人官
署恆規誰敢後邑胥承帖來鄉里鄉民見胥如見鬼督材
折不到丘壘致期視成毆婦子人未安行力已疲冬無旨
蓄雞先死田家雞盡誠可哀邑宰旦夕行橋來吁嗟此役
本爲利誰知爲害翻百倍老癃僂僂訴且泣莫遣吏監民
自力治貪問瘼乃吾事去甚痛懲尤所急老癃又言官試
聽今日所知百無一我聞此語憤填膺不可勝誅空太息
安得落落寰區間盡是龔黃二千石

臨江見大船宏麗異甚賦賈客樂

鼓聲震蕩馮夷宮帆腹吞飽江天風長年望雲坐長嘯
駕萬斛凌虛空主人揚州賣鹽叟重樓丹青照窗牖斗帳
香凝畫閣深紅日滿江猶病酒錢塘女兒靜且姝臂金盈
尺衣六銖憑闌飯飽觀戲魚青波照影紅芙蓉江城到處
時彌楫徧買甘鮮窮所悅千里携家任去留一生爲客無
離別敦農抑商昧遠計遂使素封輕得意握籌狡猾俯承
命危坐咄嗟收厚利田廬彤槂君知否終歲勤勞莫糊口
夏稅未了秋稅來三十六策惟有走

喜逢口并序

灤陽驛東北四十里有雙塚世傳昔有久戍不歸

者其父求之適相遇此山下相抱大笑喜極而死
遂葬於是俗因謂之喜逢口亦猶望夫之有石也
雖莫究其世代姓氏而其言有足感人者故作是
以紀之

兒寒解衣重撫摩兒餓推食孰忍訶長成與國遠負戈一
去不返當如何去時雲成東北鄙直出榆闕度遼水白頭
郎罷與影俱豈憚山川千萬里天教此地適相逢父曰從
天墜吾子笑疲樂極俱殞身誰謂情鍾遽如此官家開邊
方未已同生又別寧同死山雲漠漠風颸颸山頭雙塚知
幾秋當時不忍一朝喜今日翻飛千載愁猶勝貞女化爲

石終古孤身雙不得清江寒影日悠悠行人一去無消息

赤壁

孽羈禍水劇趙女漢火餘光龍幾許蜀方傳薪噓未然吳
偶束緼成一炬萬艘枯葦沃以膏空江如鞴長風鼓九淵
鼎沸羹魚龍運營熾炭膾貔虎雄圖南紀成畫餅匹馬華
容作窮鼠坡翁乘興賦赤壁爛漫天機湧毫楮偶從雪裏
寫芭蕉又似驪黃不毛舉考圖求故此其地疾惡千金若
躬暗江山蕭條歲華晚興廢人間幾今古買魚沽酒弔阿
瞞醉和漁歌短簾舞

雪蓬歌贈廖楚材山長

人間塵土河地無道人自愛居江湖江湖佳處寫不盡且
復想像陳其翁有舟如葉君勿笑氣象乃欲添堪輿四時
風景皆可樂歲晚獨與天游俱青山昨夜忽遁去萬象一
色涵冰壺眼界疑墮清虛府心境直造鴻荒初道人箕踞
受奇供但訝光恠生邃餘霜筠露籜政不俗更欲緣飾爲
瓊瑤湘江清碧俯見底嶽麓倒影寒縈紆興來不省有物
我短蓑獨速歌吳歛可憐翠被秦復陶但皷憂患來攻敵
莫言雪盡蓬遂廢敲雨承月仍相娛

哀棄兒

雪霜載途風裂肌有兒鶴結行且啼問兒何事乃爾悲父

母棄之前欲追木皮食盡歲又饑夫婦行乞甘流離負兒遠道力已疲勢難俱生灼可推與其寃尾莫我隨不知忍割從所之今夕曠野兒安歸明朝道殣非兒誰父兮母兮豈不慈天倫遽絕天寶爲十年執政雖咸腓發廩有議常堅持昔聞而知今見之倉皇援手無所施兒行不顧寒日西哭聲已遠猶依稀

偶閱可行書見其印章曰洹溪釣者戲爲野語

道士只合山中居釣者只合溪中漁不山不溪朝市趨人輕爾厭重爾誣彼道士者尤迂愚妄欲躋世爲唐虞平生動爲鬼揶揄况負且乘招而呼山耶溪耶盍歸歟山有美

茹溪有魚

李惟中學士自西臺侍御召入以未央宮瓦硯爲貺
作此謝之

漢家作宮法紫微金鋪玉戶明華棗甄官陶瓦極能事鉛
丹細擣咸陽泥一朝神雀去不返秋風天黍驚離離谷陵
且變此宜盡一二時出農夫犁人間講求作珍玩洗刷篆
籀分毫釐西臺執法好事者讐磨爲硯尤瑰奇體呈全璧
輕尺許沼開新月才一眉堅如鐵石潤如玉墨聲瑟瑟松
風吹惠然匣送感高義但惜所與非所以公才真是謫仙
裔善事利器方相資嗟予蕪學忝詞館雖有此器無能爲

世傳銅雀亦佳品搜荆黃壤今無遺高皇垂統四百載若
瞞何物敢等夷愛人屋上烏亦好况茲適用逾端溪楮生
毛穎賀得友坐令几案增光輝代言揮制固多愧玉堂風
月猶能詩

中書久病得請將歸吳閑閑大宗師亦有疾以其象
爲贈云代彼陪行焚香對之作此以謝

省人本是山澤臞涉世政坐餓寒歐五年黃閣事何補種
作老病簇屏軀灤京歸來十浹日藥裏不可離須臾平生
結客半寰宇未免操瑟從齊竽可人底事期不來承慶堂
深誰敢呼邇來亦復詩作崇清減益見風標孤杜門却搆

難折簡豈意惠然來畫圖相者一笑但臆對妙契未許卮言
斟清冰寒玉照林表和氣春風生坐隅齋居頓覺俗氛遠
高致已逼沉疴蘇我方歸思劇迅矢公自有分居方壺過
從此主計必少夢中道路多榮糲便當卷奉江湖去願得
始終如蜃驢

小樓對閑閑宗師象因次舊韻寄之

鼎食不鮮肥我臞多病亦爲山林歐巾車孤舟任所適何
往不可容微軀莫言五十未爲老縱有七十來須臾今年
兩耳得差勝飽聽萬籟吹笙竽閑人多事迫詩債罷老敗
興時招呼小樓今日好風色目斷天末冥鴻孤一時幽興

豈容負況對蓬島神仙圖篆煙凝坐共心賞盡醉更把空
尊斟懷人未免有芥蒂處世已覺無廉隅分江小鼎煮粟
粒誅茅別墅營屠蘇遠山但藉一枝林中流誰辨千金壺
菊籬秋香晚未減松窓月色寒相紆我行不武分歛迹安
得甘草資蛩驥

圭塘小藁卷三

三怡堂叢書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律詩

沙湖道中

城居如坐井出郭始知春草色纔翻燒禽聲便可人遠山
來遠近羸馬去逡巡喚醒三年夢東華足軟塵

田家對雪

野老能留客柴門便反關落梅點衣上飛雪墮杯間地僻
偏宜竹窓幽更對山自憐真野逸瓶罄不知還

夜至曾港

桴鼓遠銅籠前驅列炬紅星芒寒拂地江影靜浮空聽語
漁村近連航水驛通不才慚傳食鮭菜足爲供

荻港早行

水國宜秋晚羈愁感歲華清霜醉楓葉淡月隱蘆花漲落
高低路川平遠近沙吹煙青不斷山崦有人家

夜行潤陂

蕩蕩唐虞世區區虱蟻臣露餐烏攫肉夜渡馬知津危棧
依山盡微行到水頻風霜儘蒙犯庶用答涓塵

神山雨

山中日日雨松竹早知秋清響自深夜逸人無遠愁窓虛

閒葉落林暗見螢流對景因懷杜江村事事幽

登後山觀湖漲時陰雨忽霽

陰磴盤盤上枯籜得來長楊半腰水老桂一身苔秋氣
蛩先覺風聲鶴欲回山雲自行雨休爲老夫開

晚過韶州

世去重華遠名偕二石存溪寒清見底榕老亂垂根野色
偏宜晚民居僅似村曲江人已矣楚些擬招魂

橫浦登舟

南征殊不惡樂事總相關馬上行思句舟中臥看山盡收
煙景去滿載月明還何往不自得浩歌天地間

元統甲戌分臺上京飲馬酒而甘嘗爲作詩丁丑分
省日長多暇因數土產可紀者尚多又賦九題并舊
作爲上京十詠云

馬酒

味似融甘露香擬釀醴泉新醅撞重白絕品挹清玄驥子
饑無乳將軍醉卧氈柯官聞漢史鯨吸有今年

秋羊

塞上寒風起庖人急尚供戎鹽春玉碎肥綈壓花重肉淨
燕支透膏凝琥珀濃年年神御殿頒餧每霑儂

黃羊

草美秋先腊炒平夜不藏解條丈豹健鬬多宰夫忙有肉
須供世無魂亦似膚少年非好殺僥爾試穿楊

黃鼠

北產推珍味南來怯陋容瓠肥宜不武人拱若爲恭發掘
憐禽猶招徠或水攻君母急盤饌幸自不穿墉

飴麪

坡遠花全白霜輕實便黃杵頭麩退墨磑齒雪流香玉葉
翻盤薄銀絲出漏長元宵貯膏火蒸墨笑南鄉南鄉蕎麪
黑甚熟則

堅實若瓦石可代
陶蓋貯膏火

蘆菔

性質宜沙地栽培屬夏畦熟登甘似芋生薦脆如梨老病消凝滯奇功直品題故園長尺許青葉更堪蘿

白菜

土羔新且嫩筐筥薦紛披可作青菁飯仍携玉版師清風牙頰響真味士夫知南土稱秋末投簪要及時

沙菌

牛羊膏潤足物產借英華帳脚駢遮地此物喜生車帳卓
繞其迹歇之地夏秋則環而出釘頭怒戴沙齋厨供玉食羣索出氈車莫作垂涎

想家園有莫邪

地椒

凍雨催花紫輕風散野香刺沙尖葉細敷地亂條長楚客
收成裏奚童擷滿筐行厨供草具調鼎爾非良

韭花

西風吹野韭花發滿沙陀氣校葷蔬媚功於肉食多濃香
誇薑桂餘味及瓜茄我欲收其實歸山種澗阿

尋梅

何以慰吾衰梅花秀發時晚香傳遠樹春雪避南枝林靜
來差早溪深行獨遲與君謀一醉及此未離披

水木清華亭宴集十四韻并序

水木清華亭侍御史王公公儼別墅也位都城巽

鶴出文明門餘里許園池構築甲諸邸第予客京
有年識公儼亦久而未嘗迹其地至正乙未春自
汴召入俄公儼由遼省拜中臺握手傾倒屢約宴
集塵冗不果致期宿具復有意外之撓乃七月二
十又三日始遂盍簪左轄呂仲實中執法杜德常
右司王本中左司尚彥文實同尊俎酒昌樂備物
腆意勤適雨霽秋清塵空地迥庭木湧翠渚蓮散
紅北瞻闔閭五雲杳靄極目西望舳艤汎汎於烟
波浩渺雲樹參差之間蕭然有江鄉之趣不知其
爲敲擊肩摩之境也煩襟滯慮滌濯淨盡茲游奇

絕宜造物之不輕畀也公儼請曰人生四美百年

幾遇不可不紀也乃卽水木清華亭爲韻賦詩有

王分華字其詩曰

世祿推門閥天墀幾拜嘉高情忘勢利大隱謝紛譁朝市
塵無染蓬瀛路豈貽眷言營別墅初不遠東華畫舸堂前
過青帘柳外斜晴空迷菡萏寒翠接蒹葭揮塵風生座扶
筇雨壓沙萍開青泛鴨荷側重擎蛙只訝神仙府誰知宰
相家賓朋玄圃玉文采赤城霞麗曲凝雲表鮮妝炫天涯
添栽三徑竹遯賞四時花心事尊中物人生海上槎相逢
須盡興明日各趨衙

送馬明初教授南歸一十韻并序

後至元戊寅予得請歸江夏別業明年冬遊長沙
又明年二月安仁馬君明初來見於琅瓈山其人
溫醇其文粹精傾蓋如平生同遊南嶽更唱迭和
遂同歸江夏甫七日復參知政事命下以小兒累
之又同北焉至任城明初舟覆幾不免間關跋涉
不忍予棄用中臺翰林薦堂除緜山書院山長及
格擢右衛率府教授始釋褐衛官若胥卒皆國人
明初請收書教其子弟爲華學官屬避之鳩俸檄
明初買書江南因得歸省其家焉過予相下將別

請言吁世俗之交翻覆雲雨况延之舘塾者其爲
交不又密乎饔飧之不精不時也供侍之不慎不
及也脯修之不腆也汲引之不酬也爲主人者有
能不犯於是者乎人情久則狎狎則慢慢則隙生
焉賓主至是不失歡者鮮矣而明初與予一年如
一曰始終無間言有德君子哉述其槩爲詩以餕
之其詩曰

吾子昔傾蓋琅瓈古渡頭袖文驚蜀錦懷寶重天球心旣
同金斷膠因向漆投有邀須共往無倡不爲酬南嶽朝聯
轡湘江暮艤舟屐窮峰頂寺詩滿水邊樓訪古由來喜尋

芳到處留遂移衡浦隱便作武昌遊坐席何曾暖招旌遠
見求高情安旅次遐躅又神州道路多嘗險山川只見愁
掃雲髡鬼穎塵雪弊貂裘善誘兒何幸深藏價未收忽看
鴻鵠舉甘效蜃蛩休洹水寒偏瑩林慮晚更幽誰知三仕
已相累十春秋公道先揚善真才自拔尤恩袍明翡翠教
鐸振貔貅行投仍清淡言歸貌阻修臨歧惟一語音信莫
悠悠

壽李秋谷平章

黃鍾噓曉挽春留綠蟻浮香帶月笏宰相得閑纔是貴人
生有子更何求家傳文字五千卷身在神仙十二樓記取

年年好風景雪松霜檜豈空秋

送黃文復歸長沙

半生湖海夢依稀但誦湘南遠寄詩先友凋殘公獨健故
園荒盡我方歸百年未滿常憂畏千里相逢又別離他日
珠江松下路西州難似此沾衣

橫山有高竹樓別業留信宿始歸

酒香牲腯主人歸正是猿驚鶴怨時梅影小池春入畫竹
聲虛閣夜催詩世間真樂無多事身外浮名只費辭他日
結茆容我隱一章先當買山貲

九日陪闔臺諸公登石頭城

一江環抱四山圍酬節追歡剩費詩雁影不移雲盡處秋光都在雨晴時當年玉樹人何在明日黃花蝶豈知便駐高軒拚醉倒絕勝無酒繞東籬

題昌平劉諫議祠

一眷春秋兩鬢皤丹誠貫日口懸河策能匡世時不用天實厭唐人奈何自古大材多薄命而今我輩亦登科可憐熏腐俱塵土得似高名永不磨

遊昌平憇縣學歸過朱都督碑

木葉才霜水不波偷閒今日遂婆娑清秋林壑斜陽好豐歲郊原樂事多秦塞已隙仍郡縣武城雖小有弦歌却憐

一片朱家石千古涇原臭不磨

神山卽事

京塵汨沒已華顛恰是山居第一年松月照窗詩入聖竹
風吹楊夢遊仙隨人久作悠悠者處世方知綽綽然尚愧
未能忘口腹時勞昆季致肥鮮

和謝敬德學士見寄韻二首

平生疎懶是天姿今歲春來起亦遲好酒或如陶靖節杜
門深愧鄭當時向來事業惟供笑如此風光忍廢詩館閣
真才試枚舉鵠山陪預恐難期

淡靄輕風弄野姿江天寥廓鳥飛遲從知宇宙多閑地誰

信襟懷勝舊時夜雨不驚逋客夢暮雲猶入故人詩山中
亦有陽春曲拂拭朱絃待子期

登岳陽樓

半空輪兵壯巴丘消得騷人一繫舟雲氣遠携湘雨至湖
光寒入蜀江流山川信美非吾土天地無窮有此樓三十
四年如夢過可憐華髮賦重遊

黃陵廟

黃陵廟下草萋萋水遠山長聽竹枝末路不求同死處重
華寧有再來時霜筠苦淚留千古埜樹愁雲接九疑珍重
韓公修廢墮却憐徼福類神私

過湘潭

江邊楊柳翠榮回柳外人家罨畫開一夜東風花落盡
年華表鶴歸來暮雲山出遠浮薰春雨水添濃濺醧莫艤
扁舟訪陳迹白頭懷抱易生哀

祝融峯與廷鎮觴詠有懷歐陽原功蓋嘗約同遊而
予不能待其歸也

載酒窮躋最上峯嘯歌聲撼海濤風得陪五馬三王獨少
三生六一翁爲問北門紅日下何如南嶽白雲中寄詩幾
欲申前約無奈人生似燕鴻

時雨忽降簿書甚稀獨坐王可矩右司有詩次其韻

翠樾雲深百鳥鳴彤闈如水嫩涼生雨聲自與詩有約天
巧豈容人强名萬里秋風黃鵠夢五湖春水白鷗盟年來
不用愁華髮尙有觀山老眼明

西廳東閣總詩鳴天籟相關觸處生京國故人多老病洛
陽才子獨聲名風雲幸際文昌運松栢休忘歲晚盟他日
江湖携手去儘渠蚊睫有焦明

題武衛段指揮書林

相府深沉書若林牙籤插架列森森千枝萬葉本根在二
帝三王雨露深榴駢斯文功利學棟梁來世聖賢心經殘
百事紛紜出慎勿輕栖惡木陰

閑居雜詩 四首

鬢髮蒼浪齒動搖自知隱退待誰招茶餘引鶴消春晝酒
醒聞雞記早朝肥截玉肪羹縮項香翻雲子飯長腰尙嫌
門有徵詩客時與山人破寂寥

半山雲樹接修篁鎮日無塵到草堂瓮牖風來書葉亂瞻
瓶花落硯池香壺觴自酌教微醉松菊猶存及未荒護果
灌園常不暇誰知閑裏更多忙

鵠山東北接如虛郭影嵐光畫不如九十日春朝暮雨兩
三間屋古今書庭花紅礙經行處園竹青回剪伐餘滿地
蒼苔愁踏破年來深喜故人疎

竊祿多慙號具臣歸田何幸作閑人登山臨水今非客病
酒愁花又過春夢斷紫霄黃閣遠眼明青鏡白頭新芥臺
竹筍來相續不道茅柴味更真

和傅汝礪寄來韻

二首

江水舟航日夜東故人音問得常通君才能挽干釣重我
老惟懷一畝宮自有山林容小隱只今臺省有諸公欲知
別後詩成處都在花香竹影中

春紅園圃眩西東花下縈紆一逕通不向雷門操石鼓要
從人海見珠宮多言浪負三千牘老夢都忘十八公珍重
吾宗有成訓人間何似在山中

圭塘小藁卷三終

全塘小集

十一

圭塘小藁卷四

三怡堂叢書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絕句

題西域木唐卿旌表孝義卷

橋梓天殊棣有華良心初不間幽遐何年四海無旌表盡化忠臣孝子家

琳宮詞次安南王韻

二首

涼入簾幙夜色輕瑤臺添日更虛明一壺天地渾無迹只有清風動竹聲

山中活計只餐霞世事茫茫日自斜謫到玉堂無好況夜

深猶草侍中麻

織錦廻文圖

明珠金縷爛熳回香玉連環剪刀不開不把肺肝都織出將軍惟識趙陽臺

杜子美象

刪後驥餘代有聞集成惟許杜陵人憑誰寄語汾流者流到江西不是春

賞心亭

賞心亭上雙柏樹看我徃來今十年柏樹青青宛如昔當時遊子已華顚

牛背觀書圖

蒲轄盤膝勝安輿人訝形骸與世疎却笑徙居三十乘恰
如牛背一編書

畫馬

惆悵孫陽世久無紛紛駕驥遂齊驅不教神物俱湮滅猶
幸人間有畫圖

丙吉問牛圖

肥充列鼎健充車厚養專爲筠籜領歐千古清風梓人傳憑

誰書繼丙家圖

和康里子山韻

洞深春早透蘭芽窓曉雲香亂海霞萬丈紅塵飛不到紫
簫吹綻碧桃花

李陵臺

李陵臺下駐分臺紅藥金漪徧地開斜日一鞭三十里北
山飛雨逐人來

上都歸口號

嬌兒幼女逐山妻爭解行囊看賜衣顛倒海圖裨短褐可
憐杜老北征歸

信筆

造物知余素愛山一官故調苦山間山深民朴官無事却

爲觀山日不閑

冬夜卽事

紙窓鋪月白溶溶
爐火欺燈照室紅
萬籟聲沉人語定
好詩都在杳冥中

行縣書所見

漲潦留泥糞稻畦
石渠分水灌麻池
醉翁社散忘歸路
行過柴門尙不知

謝祜之桃花折枝

天臺不折一枝歸
晴日明窓有所思
流水亂山迷去路
按圖無語立多時

三才小集卷四
令狐學士金蓮圖

九天光彩動金闈
輦路風香樹影齊
却笑漢家恩數薄
只教天祿待青藜

神仙雜詩 二首

山留殘雨濕拖雲
竹引鮮飈細麗人
詩思清如寒水玉
休教落紙恐沾塵

窓扉九夏鎮長開
一榻無塵地有苔
恠底山禽栖不穩
竹林風雨送涼來

次黎東山鳳栖別墅韻

風漪翠舞躬耕稻
雲錦紅酣手種花
策杖尋君迷不得
有

書聲處是君家

七里原頭營別業三間堂下有東籬霜林不盡天如洗都是山人未了詩

都門柳

都門四十里青青幾度迎人幾送行老子有言來汝柳只煩相送莫相迎

書所見 二首

陵坡野菜綠如鋪膚受方期宥老榆葉少人多挑掘盡有榆從此盡無膚

田園賣盡及兒孫少壯流移老病存一畝升平好圖畫人

間惟欠鄭監門

夜次館陶二首

三老趨程不憚勞船頭坐看月輪高煙村換火微茫外一
簇人家是館陶

浦雲林霧鬱蒼蒼水面無風晚自涼今夜蓬窓應不寐計
程三百是吾鄉

林慮南樓

西山爲我曉煙開正爾癃鍾造物哀更欲細看陰態度老
龍將雨出山來

題龍遜甫耕雲堂

滿山深鎖白英英不解爲霖但可耕只恐無心忽飛去野人何處望秋成

董仲達送予至湘陰別後順風比晚行三百里悵然有懷作二絕付其僕之遠送者持歸

吾子才華我最知鬢毛回首各成絲汨羅江上一杯酒萍水相逢又幾時

江離杜若滿汀洲騷國春來亦可愁一日順風三百里故人何處望予舟

卽事二首

幾家門繫釣魚船一陣風香燎麥烟畫出太平村落景酒

旗多在綠楊邊

遠浦客帆明冉冉前村牧笛響嗚嗚園桑葉盡蠶成繭庭
樹陰濃燕引雛

春日漫述

竹几蒲團嬾最宜不知花影隔窓移鄰翁忽報小甕熟老子坐忘成坐馳

臥龍圖

能辦人間大有年九淵誰遣抱珠眠等閑莫似隆中起兩得西南蕞爾天

蘇彥良西墅堂

蒼苔滿逕樹連村中有幽人屐齒痕此去客來宜定約無
詩無酒不開門

圭縣小纂卷四

六

圭塘小藁卷五

三怡堂叢書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序

文丞相傳序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遯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平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超厲有經濟之志中爲賈沮徊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

其付以鈞軸也降衷具矣其徃而議和也冀萬一有濟耳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爲卽爲逸於淮振於海真不可則惟有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則有他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已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裸將之士不知爲何物也推此志也雖與嵩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爲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孫富爲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廬陵劉岳申所爲傳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

讀吟嘯集指南錄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遊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尙多而訝其傳之未見於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於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已

五峰文集序

五峰胡先生文集凡五卷南軒張先生序之矣益陽劉用罕將刻諸家塾且徵予題其端予惟世之深知者莫若師友先生之集南軒之序詳矣予何人哉然其引而不發者愚不容訛也先生資質純粹根乎天性講貫精密得之家

傳於六經則沉潛反覆取道之原於百家參考互訂必是之歸其涵養見於知言一書而性命道德之微無不貫其設施著於皇王大紀而禮樂刑政之用無不該議論慷慨輝光宣著千載之下猶想見其風采至於發言爲詩杼言爲文皆修齊治平之實也先生避地衡山結廬五峰故嘗造祝融之峰以求先生之遺躅而深山大谷雲烟草樹邈乎其不可求也獨取先生之書伏而讀之其亦萬一私淑者平用孚刻其書俾大行諸世其用心亦仁矣哉

大一統志序

至元二十三年歲丙戌江南平而四海一者十年矣集賢

大學士中奉大夫行秘書監事札馬刺丁言方今尺地一
民盡入版籍宜爲書以明一統世皇嘉納命札馬刺丁泊
奉直大夫秘書少監虞應龍等蒐輯爲志二十八年辛卯
書成凡七百五十五卷名大一統志藏之秘府應龍謂比
前代地理書似爲詳備然得失是非安敢自斷尙欲網羅
遺逸證其同異焉至正六年歲又丙戌十二月二十一日
中書左丞相別兒怯不華率省臣奏是書國用尤切恐久
湮失請刻印以永於世制可明年丁亥二月十七日皇上
御興聖便殿中書平章政事鈇木兒達失傳旨命臣有壬
序其首臣聞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

然三代而下統之一者可考焉漢拓地雖遠而攻取有正
謫叛服有通塞况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亡
以持一統議者病之唐腹心地爲異域而不能一者動數
十年若夫宋之畫於自溝金之局於中土又無以議爲也
我元四極之遠載籍之所未聞振古之所未屬者莫不渙
其群而混於一則是古之一統皆名浮於實而我實協於
名矣且統之爲言昉見於易乾之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乃統天說者謂天也者形也統也者用形者也象曰天
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又示人以體乾之道蓋天爲萬
物之祖君爲萬邦之宗乾以至健而爲萬物始乃能統理

於天皇上體乾行健以統理萬邦所謂一統萬類可以執
一御而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之機括繫焉九州之志謂之
九丘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之由來
尚矣况一統之盛跨軼漢唐者平是書之行非以資口耳
博洽也垂之萬世知祖宗創業之艱難播之臣庶知生長
一統之世邦有道穀各盡其職於變時雍各盡其力上下
相維以持一統我國家無疆之休豈特萬世而已哉統天
地而與天悠久矣

綱目書法序

朱子感興詩蹣舉三朝而不它及其有激於歐馬而綱目

之所以作也周不綱非一日至命三家爲諸侯則其綱不可復可振矣此一家託始之命意也晉史帝魏習鑿齒已病之唐書紀武則范氏之論至矣通鑑于三百六十二年事如指掌偉哉書乎其文則猶史也朱子慨然本春秋之旨任筆削之重主正統以明君臣之分嚴書法以誅亂賊之心其取義大矣永新劉益友先生作書法發明之其徒進士湖廣省照磨馮君敬修欲其說祿於世俾書其概噫朱子之心憂世甚至非矛盾溫公者也民彝物則之所係則因革生焉諸侯僭王則貶稱君無正統則並書不相下帝昭烈以明正統書在房陵以合乾侯死揚雄之仕葬卒

陶潛而係晉皆凜乎斧鉞其筆而君臣之大義明矣它如
與義微旨益友之撤覆發韞殆無餘焉若夫開卷之初命
三家率舊文者終卷非一義苟至當吾何異焉蓋繩目成
讀通鑑者有所折衷而亂臣賊子無所逃罪矣二書可相
有而不可相無者也益友之書適而不牽會而不孤智周
於理而力周於文矣或謂孔子作春秋三傳且相異同朱
子學孔子者益友書法果盡合朱子之心乎予曰朱子之
書主褒貶其心易知也昔之書今之削昔之遺今之特書
揆之以始未律之以凡例舉此以見彼寓微而示顯者益
友之綜覈精矣竊嘗一二致疑沉潛反覆祇見目力心思

之不逮而足之所未至固未易悉其地之所有也然則書法一書抑綱目之不可無者乎後之人有如左氏公穀者操戈而出則非區區之所及知也

秋谷文集序

相國李韓公秋谷先生薨之二十七年子獻由參議中書省事拜治書侍御史進侍御史有壬實中丞一日出先生文集俾序其端昔蘇子瞻恨不及一見范文正公與其季子德孺同官於徐序文正遺藁以掛名文字中自託門下士之末爲幸而有壬之擢第也先生實座主接餘光親誨益不少視子瞻之於范文正則有壬之幸多矣序其啟辭

先生以雄遠之學爲帝者師功勲在王室聲名滿天下自九重以至於里巷皆以字稱才氣跌宕落筆縱橫歌詩流播荒陬下邑傳郵逆旅往往大書於壁然世之歌詩而不知其文知其文而墓碑未出不知其功勲之大之詳也國初因仍吏治曰就媿窳士氣奄奄僅屬先生在潛邸日久啟沃謂儒可與守成一旦當國卽行貢舉蓋倡於草昧條於至元議於大德汨尼百端而始成於延祐亦憂憂乎其難哉三十年來得人之列於庶位者可枚指也士風之隆替治化之樞紐在焉大德之末丁國勢危疑神器杌陧之會猶操舟灑瀨三峽遇排山倒海之風而能力贊秘策卒

底平濟非社稷之臣乎若夫名爵掃地而削其尤錫予空
帑而復其舊太官恃不鉤檢而覈其濫宿衛依憑城社而
沃其冗貴近世臣莫敢議及乃挺身任之灼知將來之危
不恤也國家用儒者爲政至元而後炳炳有立者先生一
人而已有王因祿其概使讀是集者知有德有言且以見
功勲之出有原柢也皇上追念勳德贈舊學同德翊戴輔
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忠獻字
伯徵世濟其美詎可量也哉

特進大宗師閑閑吳公挽詩序

至正六年十月七日特進上卿弘教大宗師閑閑吳公薨

於大都崇真萬壽宮承慶堂中朝士駢沓走弔莫不哀傷
士哀傷之不足又形諸歌辭諸弟子哀爲卷軸徵序其首
以倡嗣音以廣其哀焉有壬交遊三十年昔在政府嘗奉
勅贊公像有人以爲仙我以爲儒之語士論不謂過也得
請歸公遺雲林小影曰我不能去以我像行是從公於邁
也今年四月赴翰林學士召甫入京公卽率其徒治具相
勞旅館中旣陞見將歸造承慶堂不告以故但酒至爲引
滿公曰快意若是豈欲去而留別耶有壬明日遂行閏十
月再赴承旨召至京則公已殯於嶽祠之先岳堂矣嗚呼
惜哉公年十三學道十六已拔萃班行其師神德真君受

世皇殊眷江南初定有事南嶽公以大弟子選行神德代
祠嶽瀆公實輔行年二十三聲望赫赫矣始授冲素崇道
法師南嶽提點加號玄德改大都崇真萬壽宮提點拜玄
教嗣師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神德觀化制拜
公特進上卿崇真弘道玄德廣化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
處道教知集賢院道事玄教大宗師皇上卽位親御翰
墨書閑閑看雲四大字以賜年益高體曰健勝日障而復
明泰迓龍虎臺歸歷這故舊戒其徒番次肆設飲必盡歡
坐是得疾越八日中夜命弟子焚香中庭更衣正寢端然
而逝壽七十有八平王勇於爲善不以方外自疑故凡政

令之得失人才之當否全民之利病陰有以裨益於時者人不知也與人交終始不渝至其子孫猶周恤之平居宴坐扣以國初事厯厯覩縷世家源派隆替顛末按譜敷陳有不及者經久覆扣一語不爽二親之存屢歸爲壽其沒也得請襄事以能喪間疏封贈謚備極恩榮夫神仙之事不得而知吾儒闡之以其亂大倫也若公事君而忠事親而孝謂之亂倫可乎晝傳八旬翛然而返冥漠與造物者爲徒視無益於世自口輕舉而稱神仙者世未必有能知其孰是孰非者已其生質之異際遇之隆言行之實則有侍講虞公道行述方將銘堅珉登太史何事於序諸弟子

奉冠劍歸葬有曰請益切故爲述三十年之契以寫不能
自己之情而與其出處之概以導繩謳斥苦之和者焉

張文忠公年譜序

贈平章政事濱國文忠張公薨南臺中丞張起巖銘其碑
翰林學士歐陽玄序其文江浙儒學提舉黃潛記其祠三
君洎有壬皆延祐乙卯公主文所取進士也有壬辱知尤
深公之薨乃不獲致一奠之哀獨欲效丘言隻字以答知
遇而奔走睽阻又不獲陪三君之列竊有憾焉公之子秘
書郎引奉公年譜俾序其端嗚呼此有壬之志也公文行
履厯具諸碑而概諸譜矣請以躬承一二言之公汲引後

進如不及有王初倅遼州偶免瘳曠書來獎勵有興斯文復古治語承乏中朝公在鄉里每小有著作達左右必喜而形之書蓋欲策其未至也尤慎許可獨稱緜山陳公曰邇來士大夫宜亟法此老蓋取其立朝蹇謗進退明決有契於心以矯時弊也朋游有爲御史過於自保者公曰御史士大夫之洛陽也此而無間無官可爲矣拜詹事丞有王迓之通州坐漕廳語終日其略曰予見舉人以書攬官旋擲其書以官裕身而尋敗其官多矣子將不釋於用其勉之翼日入城則飄然歸矣自是不復一接焉公以布衣入京厯登樞要道不合卽去優游山水若將終身關中之

饑人死殆盡而臺中丞之命一下慨然登車傾已財竭心思活出死無算號慟感疾以薨發於至誠有不能自己者非勉強所能也或議其蒞事太迫而疑其制行過高不知義之所在皆當爲者也國家百年培養士類其學固足以支梧世用至於養其氣以勵其風節則若有未至者焉風節不勵而不殉於富貴者鮮矣惟豪傑之士挺然有見於世而頑廉懦立之機係焉若公可謂豪傑之士矣而其久退一出又有合於義之大者也於虛其可尚也哉

忍經序

衡陽高士栖碧羅巨海嘗從支山海上歸終身宋衣冠交

接稱許尤不苟有壬讀書衡泮居與之隣乃辱與進聞其
稱北海道廉訪使榕寓孫公之賢不容口蓋公往來過衡
士大夫多慕而見之巨海則交處最密者有送行序若
詩在栖碧文集今尙能記其概公金源烏古部人征宋有
功厯官所至皆有惠政長憲海北民懷吏畏太夫人年高
上疏歸養泝汾湖湘士大夫無不熟公者今中書左丞大
司農良楨榦卿其子也時望所屬公累贈推忠靖遠著節
功臣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正憲公某
不及拜下風猶欲識其子孫以酬平日景行先哲之意而
榦卿仕早有聲日踐華要承乏政府實嘗同寅都城僦屋

又得爲鄰一日出書曰忍經以示某曰先子平生有得於此輯而爲書予其序之某識榦卿但知其世有積德而不知其所得之源也及讀是書爲之三歎曰孫氏子孫之賢閥閱之大豈徒然哉公之言忍有正義有變義有衍義使人人有見乎此則修身齊家治官之道盡在是矣夫以刀加心上而能受之非易事也易之懲忿窒慾書之以禮制心乃其下手要法公皆舉以示人自傳記予史以至佛書道書百家雜著詩賦凡有關於忍經者靡不收入古今之言忍者無以復加矣榦卿旣參大政尋拜左丞分省外藩復入政府廟堂以其久勞機務聽辭中書俾專明農士論

猶未釋也讀父之書得效若此不惟一身一家又將傳之
天下後世也某賦性褊躁仕途五十年濱於危殆者屢矣
使早得伏讀此書庶不至若是之殆也雖然衛武公九十
有五尙求箴警於國某雖七十有一苟未死一日有一日
之事此書尙有資焉

國朝名臣事略序

聖元基朔方立人極世祖皇帝混破裂而一之廣輪疆理
古職方所未半其天地之再初平渾淪所鍾命世卓絕之
才實輩出輔成之故盛德大業之所著自顯穹生民未之
有也然而百餘年來元勲偉績世未盡白故老知者湮沒

無幾家乘志銘不能家至而徧知也仁皇御極勑太史傳
功臣而玉堂秘與世莫得而見焉監察御史趙邵蘇天爵
伯修輯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湖北憲刻諸杆徵序其端
某在京師早知伯修之才而未知其有是編也惟其培學
上庠歷史屬久故考之也詳擇之也審其類例倣朱子言
行錄條有徵据畧而悉豐而核其四方之爭先快覩者乎
竊惟國朝真才雲集是編才四十七人有齊民知名而未
錄者蓋朱子例嗣有所得當續書之也若是則四方之快
覩者不一伯修之學其益昌矣又不知士大夫用心如伯
修者幾人世所望於太史氏出於事畧之外者其將有所

屬平憲長篤禮質班幕府李穀王大有職風紀育人材俾觀者率作是亦韓子所謂牽聯得書者也

宋誠夫文集序

延祐己未贈翰林直學士謚正獻宋公誠夫偕其弟顯夫始入京過予陋巷一見如平生所著曰千樹栗者視予曰京師吾鄉田廬盡廢江湖二十年儲蓄歸爲恒產獨此爾閱其帙知其學已充文已成謂之曰君之產不但與千戶侯等將與萬戶侯等承乏山北幕歲辛酉當大比時語同官第一人必在誠夫已而果然爲御史爲左司都事皆與予同事當大廷論議不顧忌絕去儒生拘迂懦訥氣習若

老於吏牘者仕至國子祭酒而病卒於位旣墓顯夫出所爲詩文監察御史上之臺臺櫟山南憲下所部刻之梓而俾予序其端夫士之生世生有聞於時沒有垂於後是不死矣而士之垂世者未可必其必傳而不與草木俱腐也至於誠夫之文則吾知其必傳焉待罪中書每館閣掄材未嘗不爲誠夫歎歎使天昌以年則其長翰林集賢亦猶昔之意其魁天下也不幸用之未能盡其才而幸得顯夫爲之弟使其文著於世傳於後又類所刪文若樂府爲別集凡言隻字無所遺逸顯夫可謂能弟誠夫可謂不死矣誠夫自選其文更千樹栗曰至治集其傳不待予叙也

獨列其守官梗概使讀其文者知其政事之長而信其見
之文者非空言也顯夫今監察御史文如其兄二宋之名
於是益著矣

春秋集義序

春秋由三傳而下世之存者可考也范氏探經而爲集解
啖趙考三家短長爲統例伊川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
傳之真僞皆號精當而世之讀者無幾及胡氏傳出學者
翕然宗之聖朝設科遂與三傳並用諸家之說幾無聞焉
向會試以五經發策至有不知名家名氏者況有考其短
長而折衷爲書者平且聖人之意當時門人有所不知世

傳左氏時代不一要非親受於聖人者宜其辭勝而失誣也公羊穀梁傳聞逾遠諸家之說各尊所聞其能盡合聖人之意乎朱子謂春秋大旨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意也如此則傳註之說可泥於一偏乎豫章張君立擇諸家之論或全或略疏於三傳胡氏之後名曰集義擷衆長萃於一歷歷精至觀其自序蓋欲學者因是以求諸家之全戒其厭煩務簡而取足於此則君立所得與夫所以教人者可見矣欲觀君立之集義當先觀君立之自序徧取諸家優游涵泳交暢旁通一旦有得自知去取迴觀集義心日瞭然與

聞人之說襲而取之者異矣康節云春秋盡性之書也傳註而已乎

春秋經說序

予投劾歸田里客傳至御史張君約中章疏言三大逆當門誅洎諸姦惡族黨宜鐫削投諸遠且言天怒人怨驗古贊今紀綱賞罰治亂所係言極剴切予讀而壯之億其人必知春秋者也春秋明天理正人倫語其大則爲亂臣賊子而作也約中元統癸酉進士治劇縣有聲入荐華貫難進易退歸卧林慮擢開州尹迫命輿疾而赴予熟其賢未知其蘊旣觀論列且寄所輯春秋經說徵序於是知其深

於春秋而復白喜昔者億之之中也董氏言爲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然春秋豈易言哉三傳而下便到啖趙啖趙而下不知幾家胡氏之專精而改元卽仁之說不能免龜山支離之議賈霜不殺之記不能辨法家假託之文則窮是經者亦憂憂乎其難哉朱子不能自信於心未嘗敢措一辭者豈以是邪然其言曰春秋大旨誅亂臣討賊子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又曰聖經本乎易後儒以已見論經故經義不白而反艱險卽是究之宋子於經不旣淵矣平尹和靖言王安石廢春秋非其意以三傳不足信其不解者以其難也以其難而不解可也以

其難而廢之則王氏心術可見我朝草廬吳公采摭諸家
之言各麗於經分所異合所同爲纂言十二卷又倣陸氏
纂例爲總例七篇有功於經者也約中因纂言錄其說以
附於經其自得者又疏其說於先儒之後中大路而不歧
泝正流而不沱又有功於吳公者也有功於吳公斯有功
於經矣一旦大用持是說以裁割庶事有什伯章疏者矣
經說豈空言而已哉

琴泉先生詩序

漢陽文學掾湘瀏劉嘵光遠氣豪而溫學充而貞與之游
知若人游之久知若翁翁字山甫蓋今之隱君子也昔長

沙趙公平遠典刑一時尤相厚善家貧有襟量士大夫過者無不歎接藏書教子掃絕塵俗惟癖於琴平遠號之爲琴泉先生其有得於琴乎古者成人以樂養其情性而蕩其邪今則無矣鄭衛嘈雜萬耳一聲聲之平者獨琴近之故嵇康嘗謂衆樂之中琴德最優幽人高士養心理性舉有託焉平遠多藝尤精於是度曲審材斷削漆絲悉身爲之顧挈是號而被之則其能可知已天下之水泉爲勝水之原也海雖大受外所需非其自出也今夫發而涓涓流而滔滔微而爲溝池濬而爲江湖以輸於海而無窮皆吾之所自出取於內而不求於外者也而其爲水也猶雨之

始隕自天潔而不汚者也易象蒙中庸時出孟子之有本
皆有所取琴則何取焉豈以其始達也歷間谷觸崖石濛
然鏘然幽響振越和之以清風亂之以松聲山空闊聞其
有契於吾琴乎抑絲木爲聲假於人以發者也泉自然者
也愛而不可挈也寓諸器而寫之冷然流出於絃徽間彼
有無窮之流此有無窮之聲聲與心會物我兩忘不知琴
之爲泉乎泉之爲琴乎山甫之爲琴泉乎琴泉之爲山甫
乎吾聞其人淡無所好豈屑屑於藝者寓意自適以發其
胸中之樂爾年今七十二飲食起居如少壯時其又有得
於琴之外者乎予以平遠之交知其友之端以光遠之子

知其父之賢故喜爲序之

智子元越南行藁序

鎮陽智熙善子元以多學濟卓犖之才大德間宿衛春宮
冀速化行其志命與時左爲南臺行人轉掾史又不樂棄
去今太師秦王右丞相爲南臺大夫知其才居中書擢西
曹掾皇上卽位故事遣使頒朔安南行者超三級歸不駁
降故自售雜遷而薦私者亦復沸騰久不決乃合議堂上
丞相曰智子元可欲行者與智面校優劣衆口始塞於是
子元以禮部卽中佩金符爲介使以行既反命出紀行詩
藁徵言表之禮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況天子卽

信乎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况蠻夷小國平安南先宋納欵我不拒之天下既一彼復
反覆我不銜之褒嘉錫賚不吝也然自世皇時召其主大
朝而爲辭幾易世矣世一來王且不能行而朝廷每勤
行人涵容煦育祇以見我元之天地其量也觀子元詩其
處之之道大較已見矣今年五月二十五日揜才大安閣
下予首舉子元甚力丞相喜且云智子元佛法亦通宜亟
用之而下坐它有論薦可否持久俄丞相起遂輟凡使安
南卽酬美官子元獨留滯餘一年雖然丞相不忘也一旦
柄用其一自行其詩平讀之竟序而歸之

張雄飛詩集序

延祐首科國人暨諸部列右榜者十六人幸獲魚兔委其
筌蹄與夫不以一得爲足汲汲所未至者亦各播人耳目
有不得而揜者焉唐兀氏張君雄飛首科右榜有聞者也
不以一得爲足益礪其學尤工於詩往往膾炙人口佳章
奇句不可悉舉拜御史西臺按巴蜀越雋足跡殆盡西南
履少陵之躅默有契焉移南臺行嶺海窮極幽險僉浙東
憲過錢塘登會稽探禹穴天臺雁蕩之勝舉在心目得江
山之助故其詩益昌而多也矣言之精絕者爲文文之精
絕者爲詩然昔人有文章妙一世詩句不逮古人之言亦

右文章不傳獨以詩顯者工部三賦它無聞焉非無文也以其所長掩之也雄飛旣礪其學而詩又其尤長者平移僉湖南過余鄉瓈山中出其藁古律詩共若干首屬序其端愚因以得悉其多也且作邑而有惠佐臺而有聞司憲而有爲礪學又不已不獨資爲詩將澤於道德仁義致其遠者大者其可尚也哉吾同年之得人可不謂盛矣乎

成中丞詩序

元統癸酉南陽成公誼叔旣擢第官翰林學日益進名日益振仕日以顯爲河間轉運使弟有孚嘗過之談其政不釋誦其詩又勝所聞於是知誼叔不以一第自滿力進修

而志遠大者也中臺政府歛歷俄徧御繁肩重著作不輟
分省於相相吾里故尤悉其政適林慮有警乘其未備而
弭之有詩曰林慮清固已嘉其有爲而詩不苟作也時方
急賢召入尹京刃甫發硎復拜左丞出鎮大名尋拜御史
中丞召歸皇上以群醜未殄將帥翫縮非聲實素孚健有
力者巡行督治未易卽工召分臺率僚屬事實罰興除俾
專處決其任重矣客陳君彥博輯誼叔詩二百七十餘首
請序其端臥病寒齋因得盡讀皆有關於世教而無苟作
也詩言志爾斯行可以言志矣昔元結作春陵行兼賊退
後示官吏二首老杜謂今盜賊未悉知民疾苦若得結輩

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今誼叔爲宰執天下皆在鈞陶中豈特邦伯而已哉他日事業將百春陵見之歌頌者又將鳴邦家之盛不但言志而已也是爲序

宋顯夫文集序

予臥病田廬有禁近之召迫命就道惶汗無措而復竊自喜幸故人宋君顯夫實直學士協恭侍從自公論文亦一樂也比予入京而顯夫卒矣予病亟歸不得省其孤承詔復來顯夫已贈國子祭酒謚文清思而不可見惜哉孤籲奉燕石集拜且泣曰此先子所遺兄彊編次者也世父至

治集公實序之敢援例以請予序誠夫父不一紀又序其弟人之生世其可悲也夫昔顯夫兄弟入京首與予同游盡眠予所著睽離有作必寄故知其長蚤且悉也及閱顯夫藁則未相識時歌詩已嘗及予重以三十年分誼之篤序可辭乎國家設貢舉陶天下以經術餘三十年文當日益昌而名能著見者何其指之不多屈也積儲之不厚也造詣之不遠也取而隨竭發而自柂拘拘規倣而僂僂平所適者欲昌得乎惟其有所本也有所參也該洽沉潛心有所得濟以定力而熟之則於辭也決淵渟灌溝澗策堅戛而走康莊庶乎其達矣顯夫登甲子科考其作未有貢

舉前已汨汨矣視誘利祿而重失得忽於播而急於穢者
不有間乎人知其才而不究其積儲造詣之有素也不竭
不柅而又有進焉故予序其集而原其得俾後之觀者有
激焉集凡若干卷文若干首自名燕石然世皆
信其爲玉也彌由奉禮卽爲丞相東曹掾彙從父之文不
使遺逸不愧顯夫之於誠夫矣籲甫襄事卽謀刻父文宋
之後其亦昌矣哉

文過集序

丁丑分省予以五月二日發京師八日達上京大臣日侍
帷幄時陪論奏退則入省治常事軍國機務一決於中而

京師留省百事所萃必疑不決暨須上聞者始咨報故分省簿書常簡參議左右曹非有疑稟不至都堂日長吏退恒兀兀獨坐間得朋游歌詩率爾賡和心有感觸亦形詠歌乘興有一二十首而無心營度一字亦復動涉旬日七月十七日奏歸日定有司次第治行予亦諭僮僕橐衣以俟諸生李冕掇拾繆作得百二十首予視歎曰夫士之窮者乃工於詩予竊祿逾涯人不謂窮也謂予不窮則昔人以道不行爲窮方今玄象示儆獠夷弄兵浙人號饑中州告水官瘼民疲財殲粟耗而予覲顏執政道果行乎悲夫予蓋窮者也窮者詩宜工而復不工何哉彼之窮歛其心

力一寓於詩予之窮雖疲精竭神於所當爲而識淺才劣
卒不能爲至於詞章小技亦遂俱廢彼之窮猶有詩予之
窮併詩而無有而不工猶無也予其窮之尤者乎而不工
之語時託箴諷謔口譏謔者又小人之文過也因憇文過
集以識予過因以見小人之志又有不在於詩者焉

圭塘小藁卷五

三

圭塘小藁卷之五終

圭塘小藁卷六

三怡堂叢書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記

懷坡樓記

天之篤生大才於斯世也其有意於世乎無意於世乎無
意於世不生可也有意於世則亦扶植之使舉其任於天
者施於世則爲不徒生已而乃沮遏摧軋至窮蹙頓悴不
斃之而已者其亦有意乎豈瘁其躬而欲冒其道於天下
屈之今而欲信其道於後世乎不若是而其道不昌不信
乎惟其瘁之而後益昌屈之而後益信則吾一身所有

不恤矣一身之不幸天下之幸也一時之不幸後世之幸
也至於山川草木亦與有幸焉賢者之所至山若封而高
水若瀦而深景星慶雲之所燭陽春谷風之所及凡衣被
其精光和氣者莫不孕秀發奇呈芳吐華以自異於尋常
草木也况人生之得於觀感者蘇文忠公文章在天地間
後世學者無所容喙尙論其平生忠義而迹其出處有不
能不爲之浩歎者焉進盡忠論祇以賈杭之倅詠歌庸言
乃以媒黃之貶翰林駁駁乎用復出知杭又兩人而出則
惠州儋耳之謫遂終身矣其在朝廷始終不七八年倅守
郡者十四年居貶所在道路者十二年臺獄之危殆如朝

露夜碇漲海身厭毒虯所以摧軋者可謂極矣其自黃移
汝也訪黃門公於筠道興國訪太守楊元素謁李仲覽識
歲月於壁宿石田驛南野人舍有詩仲覽力學精修登元
豐八年進士第築懷坡閣里社旁乾道間端尹王十朋作
懷坡詩淳熙間郡守林仁厚始刻公詩若干朋諸詩於石
置百疊樓下閣與樓廢石刻故在至元三年歲丁丑廬陵
夏曰孜爲錄事訪閣遺趾淪爲民居請復於郡郡守佐賢
從之直郡東富川門外作樓三間仍榜懷坡面勢之勝三
則阻湖而環之皆山後抵於西萬屋櫛比奇峯疊嶂之錯
峙琳官梵宇之映帶湖近而瀦水遠而逝者莫不洞見經

始戊寅十月落以明年四月廣隄而基固之以甓又爲護隄植柳百株更閣曰樓猶昔百疊之意也夏君起家進士學道愛人非事土木務游觀者也懷公而有所興起焉昔公蒞止才七日風聲所被若歷年之浹洽所見楊元素李仲覽一二人而一郡之人均淑於今日遂使興國山川草木並聞於天下不泯於後世則黃五年惠儋六七年道路之所及忠義之所化光華之所貴至於今而未息者可勝紀哉所謂瘁其躬而昌於天下屈於今而信於後世者其益信矣竊嘗妄意公作韓文公碑蓋亦以自道也其言所能者天所不能者人則文公之迹與公又大有相類者然

文公自潮陽歸不出朝廷而卒於家公則間關萬死而幸得歸常席未暖而病遂不起此則又有甚於文公焉而其昌於天下信於後世者則二公等也夏君請記爲述其概俾郡之士皆有所興起焉若仲覽者將輩出矣登斯樓者勿徒爲游觀而已也

雪齋書院記

天地淳渙樸厚之氣鍾於北自顥穹生民倚而未泄一旦若再開闢與物爲春我國家能興適丁其會焉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以治之師以教之世祖皇帝以大聖之資膺君師之任德業之盛固由天縱亦惟一時命世大才

相與扶植斯道有以繼天立極也斯道也何道也根於降衷見於實踐傳之而濟斯民者也三代而下道有晦明而其明也其本於經乎金源氏之有中土雖以科舉取士名尚儒治不過場屋文字而道之大者蓋漠如也天相斯文新安朱夫子出性理之學遂集大成宇宙破裂南北不通中原學者不知有所謂四書也宋行人有篋至燕者時有館伴使得之乃不以公於世時出一論聞者竦異訝其有得也皇元啟運道復隆古倡而鳴者則有雪齋姚公焉至大閒先生之姪牧闇爲翰林承旨實握文柄家學益明孫培由世賞踐歷有聲今吏部侍郎昔守吾郡一日請曰子

嘗長翰林實令太史吾祖之塋牧闈已銘之矣書院尙未
有記子其勿辭夫以牧闈之筆猶子之於諸父公之德業
精覈詳盡尙何庸贅而書院之紀時未及也辭不獲爲書
其概公諱樞字公茂營州柳城人後遷洛陽考諱仲宏贈
太師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諡惠靖子煥故榮祿大夫陝
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推忠秉德佐治功臣光祿
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
公諡文忠姪燧是爲牧闈繼僉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司
事公幼篤孝敬長力於學天賦旣高濟以實力故其成也
大太宗擇必閣赤子教漢語文字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公

徃依焉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上喜其來甚重之
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卽軍中求儒道醫卜
人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與之言信奇士出所爲
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留帳中一夕惟寢衣存求
至水裔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無益遂還盡出程
朱性理之書付公公得之躬行實踐發明授徒北方經學
蓋自茲始牙魯瓦赤行臺於燕諸侯競掊克入媚以公爲
卽中必分及之一切拒絕携家來輝懇荒糞田誅茅爲堂
置私廟奉祠四世中堂龕魯司寇容傍垂周程張邵司馬
六君子象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汲汲以化民

成俗爲心板小學論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板四書田尙
書板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又以小學流布未
廣教弟子楊古爲沈氏活板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
書散之四方時魯齋許公在魏公過魏與竇漢卿相聚茅
齋魯齋聽公言議正粹遂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其
徒曰曩所授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必欲相從當盡棄前
習以從事於小學四書爲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
惟先生命魯齋盡室來輝相依以居卒爲大儒牧闈銘謂
公所梯接云世祖在潛邸歲庚戌遣平章趙璧來徵旣至
大喜時召與公語公見上可大有爲乃盡平生所學爲干

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
之大經彙爲八目次及救時之弊爲三十條疏弛張之方
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上竒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且使
授太子經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壬子受命
征大理至曲先腦而夜宴群下公陳宋祖遺曹彬取南唐
敕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嘗戮一人明日早行
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吾能爲之公賀曰生民之幸有國
之福也師及城飭公盡裂橐帛爲幘書止殺之令其民父
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者上駐六盤公疾居關中
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

列者皆所訓植公言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
仍襲封衍聖公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
舞卽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上親臨觀又言臣宣撫
東平閔先聖大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版
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
蓋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又詳
議王鏞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歲久不致崩壞皆從
之上嘗令公料李壇之反公對曰使壇乘吾北征留瀕海
搃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
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

應援此成擒爾上曰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後如其料王文統伏誅西域人群言回回維時盜國錢未若秀才敢爲反道上曰在昔藩商訂天下人物姚公茂言王文統學術不純他日必反秀才豈盡皆斯人襄陽下議大舉公奏如求大將非同知樞密院事伯顏不可及伯顏陞辭勃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此皆公在潛邸時有以啟沃而簡在帝心也旣濟江公又言由陛下降不殺之詔兵不踰時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若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尙不降降城四壁外縣邑丘墟曠土無民國將安

用比聞楊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蓋懼吾止殺之信不堅詐其來耳宜遣官專輔伯顏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無赦上皆從之公自召居左右不去側者二十年中統元年拜東平宣撫使明年拜太子太師辭不受改大司農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五年出僉河南行省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薨於京師壽七十八歲士大夫哭祭如喪親戚葬輝州菊山之陽成宗朝加贈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謚文獻至正七年監察御史言雪齊

姚先生當世祖龍潛之時首陳二帝三王之道佐立萬世無疆之基所以闡明道學其功大矣聖朝以曾齊許文正公從祀孔廟覃懷又立書院先生首倡道學輝州講道之地宜立書院設山長以淑諸人廟堂之今教養不弛墳經葺惟謹公事業滿天下牧闈之銘備矣而大節在首倡經學闡明斯道記立書院故凡有關於斯道者尤致詳焉世言儒者不知兵蓋兵在擇將若淮安王平宋之功跨軼今古公之薦也將貴料敵若公之料李壇古名將不是過矣命征大理首陳曹彬不殺至下臨安始終此論開屯淮蜀勸農關中固已合幅員而混於一矣某因記書院而竊

有感於今者故雖牧闇已書而復及之非贅也是皆開國
大功源於道學而其流發見之尤較著者也誠以斯道之
明君臣端拱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一指顧之頃爾士子
之學於斯者一誦是記知公事業之太必推其所以致此
者則其爲學也至矣道學豈空言而已哉

魯齋書院記

至正乙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李守仁言魏國文正
公魯齋許先生爲我元儒宗從祀孔子廟庭而覃懷先生
之鄉大德間鄉人王紀作祠廟學西偏卑隘弗稱昔濂溪
爲南昌丞宗濂嘗設況道州其鄉平覃懷猶道州也故中

書聽永額爲書院校職屢更祠則仍舊歲久且壓守臣常
請郡異隅地構築未報宜亟作以副書院名是牘上報可
之符始下先生孫今河南道肅政廉訪使從宣入其宅地
爽塏夷曠迥請地判官馮祺經始石國英代之同知李守
敬輩一乃心力市材庀徒成祠而奉遷焉前爲兩序後爲
講堂東西有齋峙以重門燎以周垣西偏作屋以居校職
神居有嚴講授有地書院之名實副矣併來屬記有壬昔
長中書左右司陪先生子石輓公師敬時聞過庭餘論且
讀遺書亦私淑者也義不敢辭夫道統在天地間由開闢
迄今日未嘗一日斷絕明晦有時爾接而明之其人乎孟

子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亦舉其概爾
此子後千四百年始得二程夫子天佑我元俾道統之傳
亟有所屬朱子卒才八年而先生際興王之昌運得正學
之真傳接道統以淑來世任斯道以覺斯民非天意有屬
而能然平舉而措諸事業若時務五事其概也嗚呼中統
至元之盛有隆古之所不反而有志之士竊有感焉者何
哉孟子距楊墨韓子謂功不在禹下程子興起斯文其要
在辨異端闡邪說先生之立朝也當良始萬物之際正始
以理萬事端本以暢百支則其時也乃有申韓邪說雜驚
於中其言甘而易入其功卑而易著舉世僂僂以爲開物

成務如斯而已當時解而闡之者其有所自也平之善以驗正道以明使踵之者知其不容於正途懲塞其將來蓋攘斥之功出於平居講明聖學辨別邪說之有素也其有功於世大矣世徒知道統之有在而不知所以羽翼夫道統者又有在焉至大庚戌集賢大學士姚公燧作祠堂記猶以未升從祀天斬築室爲言皇慶癸丑始從西臺侍御史趙世延請暨宋九儒升從祀建書院京兆記則翰林學士承旨程公鉅夫筆也元統乙亥皇上勅翰林學士歐陽玄爲神道碑與夫制誥贊誄記銘推明道統之所在者至矣有壬晚學謾聞無所容喙矣竊惟先生之道在人心夫何

遠邇之有間天下從祀感觸之機大矣懷之人固囿其中而猶屑屑鄉里者豈不以鄉里視天下其感觸之機又有捷於桴鼓者焉王烈居鄉爭田者望廬而返陽城居晉鄙薰其德而善良幾千人況道德度越二人者乎懷之士過先生之祠有不惕然而興者乎昔先生之教育懷孟也制詞有曰再令董子帷前有傳授之弟子王通門下皆經濟之名臣有壬於懷之士有望焉

馮氏書堂記

君子爲善窮則獨達則兼獨若隘不得已也兼則同於人聖人之心也地有不同亦安所遇爾有壬不至於窮而亦

未至於達者其在二者之間平善足及人而心足自愜抑亦愈於獨善也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夫分人以財有時而匱則亦小惠爾教人以善利益無窮豈解衣推食所能彷彿萬一哉許下馮夢周士可買書千卷構堂蓄之以待里之不能有書者爲之約曰凡假者恣所取記其名若書目讀竟則歸而銷其籍損者不責償不歸者遂與之以激其後缺者隨補之士可之言曰夢周切失怙育於兄早從鉛槧就令自力於學而迫貧祿仕沐膠不可解也茲欲懲吾盲而欲人之察秋毫也懲吾瞶而欲人之聞蟻闘也有不教之恐里之不悉而約之或渝也

嗟夫事有用力小而及人大者人每委於不知而知者安於不爲士可此舉可謂忠矣其及久之善庸有旣平昔王充閱市遂遍衆流李邕假直秘書而爲名家古人困於無書而自力如此豈有具而待之者邪士生非通都大邑富者書不皆有况貧者乎美才在所不乏坐是困尼在士可里者何其幸歟且假粟帛者旣靡弊矣營而歸之勞且費也書則不然淺則擷其華以爲文章深而酌其源以蓄道德舉其帙而歸之固無恙也里之士豈有憚而不假者乎士可厯官八品辟湖廣省掾它日位逼顯其爲善不又大於是者乎兄士啟今湖南宣慰副使觀其誌毋嘵述家譜

人可知已他日里之士餒餒輩出不愧二難其亦知所自
乎

圭塘小藁卷之六終